

隐川

□ 陈 春 (湖北武汉, 琵琶演奏家)



已是冷冬, 黄陂姚家上湾的山色渐染成深深浅浅的橘黄棕色灰色, 清晨, 在自家木屋前小坐了片刻的朱庆玲放下手中的茶盏, 拎起修枝锄地的工具往山林深处的茶油果园, 开始一天的劳作。

七年来, 她已习惯了这样的日复一日, 从小在山林中长大, 就爱看山间朝起烟雨朦胧, 暮时斜阳若影。年轻气盛时繁华都市里的朝九晚五也曾成就自己的事业, 但那些身不由己的打拼、忙碌、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各种突如其来的繁琐, 让年少时大山里养成的天高地阔开朗恬静的心性, 茫然而找不到归属, 几番思虑而不得解, 身心疲惫的她回到了几时无忧无虑的山间。和朱庆玲同样心性的弟弟朱庆波也从小深

爱这一方山林。和姐姐一样, 已经在汉口繁华都市里安家工作的他, 总是难免眷恋老家的一草一木。

姐弟俩商量好, 一不做二不休, 庆玲卖了城里的房子, 庆波辞了工作, 两人带上多年的积蓄, 带着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期冀和勇气, 回到了离别多年却又是最熟悉的世界。

之后是六年的艰辛和坚持, 选苗、栽种、维护、剪枝、除虫、松土, 日复一日不敢松懈停歇, 夏日酷暑冬天严寒更是不易, 其中百般滋味, 可谓一言难尽! 今年, 回乡第七年, 终于迎来沉甸甸的丰收, 看着满树又大又圆的油茶果, 姐弟俩的脸上不由绽开自豪的笑容, 满心的喜悦抚平了

多年的疲累。庆玲说: “这就是我想要的成就感!” 一片片果园不仅让荒山变成聚宝盆, 也让村子变得更美了, 村里的留守乡亲们也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劳作之余, 姐弟俩修缮自家的木屋, 屋前屋后种满各种花草草, 不远处的菜地更是瓜果不断, 冬天里, 胡萝卜、菜苔、红薯……自己种自己享用格外可心。

值得一提的是, 姚家上湾离武汉中心城区仅两小时车程, 城里的朋友们常在节假日过来聚会, 大家从花草围绕的小路中穿过时, 不禁发出一声声赞叹! 隐居山川, 姐弟俩终于把日子过成了诗, 改变的是荒山, 更是内心的不安和茫然……

煤油灯下的温暖

□ 朱直尧 (黑龙江佳木斯, 国企职员)



是煤油灯, 也不是煤油灯。是墨水瓶改装的。把瓶盖钻一个小洞, 用厚一点的铁片, 围一个圈儿, 上面闪出一个檐来, 捻儿, 透过去, 一点一点地洒上煤油。一个精致可爱的煤油灯制作完成了。

煤油灯忽闪忽闪, 天明时暗, 温暖了贫苦的日子。母亲习惯了煤油灯下的日子, 煤油灯一燃, 她新一轮的工作开始了, 撩起针, 在发隙间轻轻划过, 然后极耐心地, 一针一线缝补衣物。

此时, 我们的一切, 都不在母亲的眼睛。也许, 我正在写作业, 一笔一划地写着方块字。哥哥正朗读书床前明月光的诗, 姐姐正学着母亲的样子绣花。父亲正在厨房收拾我们几个刚刚放下的碗筷。

我也喜欢拿着煤油灯, 像个跟屁虫似的, 给母亲照亮, 因为这一时刻, 是母亲做番茄酱的美好时刻。番茄酱, 是我记忆最深刻的美味。用干净的点滴瓶子, 将番茄切成细条, 一条一条塞到瓶子里, 再放几块冰糖, 用胶皮塞塞紧, 上面插入一个针头。放在帘子上蒸。帘子是父亲用铝丝围的, 专门蒸东西用的。开锅以后, 再换上新的瓶塞, 自然冷却。因为热胀冷缩, 点滴瓶密封得严严实实。放在菜窖里, 等着过年做鱼的时候放一点, 调味。番茄青鱼, 想着都流口水。

有时, 番茄酱刚蒸出来, 母亲会倒出一点, 分给我们几个。热热的, 酸酸的, 甜甜的, 伴着不知咽下多少次的口水, 伴着幽香, 滑向胃的深处。

就在这样微弱的光亮下, 母亲还经常教我们唱歌, 那不是你唱一句我唱一句的课堂, 而是母亲高兴从嘴边溜出来的歌, 歌声轻轻, 悠转。我们会放下手中的事情, 竖起耳朵听。那些歌都是些红色老歌, 《南泥湾》《刘三姐》《红梅赞》还有《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等。

我在听, 煤油灯也在听。

母亲嫌不亮, 用针一拨, 火苗突地窜起来, 屋子明亮了许多。

我学母亲拨捻, 没几分钟又去拨, 静静地屏住呼吸, 看着灯捻一点一点地燃烧。

煤油灯照亮的日子, 是温馨而美好的日子。我眺望记忆里微弱的光线, 去找寻时光深处的美好。